



人间

人生最后一次旅行

柔儿

人生最后一次旅行，她留给了故乡。

邻居家的姑姑已九十多岁了。姑父是军人，后来转业了，就带着姑姑去了江西，一辈子，没曾回来过几回。如今生活好了，总想回来看看，那是她从小生长的地方。邻居说，父母已不在了，回来看啥？姑姑执意要回来，她说，看看小时候的地方，就心安了，就再无牵挂了，不然老是牵挂着睡不着觉。她的子女只好一同陪同，一行八人，坐飞机，坐车，一路颠簸，终于到了俺村。

姑姑儿时居住的地方，房屋低矮，巷口窄小，她看着满目疮痍的小屋，却老泪纵横。这熟悉的地方，她多少次在梦里到过，都数不清了。如今，就在眼前，她一定想起了童年。她在这里出生，在这里生活，好像又看到自己背着帆布书包，蹦蹦跳跳地上学的模样。这里曾给她很多的童年记忆，她需要记下，此次回来后，恐怕再没机会回来了。于是，姑姑和姑父，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手挽着手，老泪纵横，颤巍巍地站在老屋前，拍着照片。这里是她的根，是她日夜想念的地方，她要把它刻进心里，再也不要忘记了。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哪怕破旧不堪，她都深深装进心里带走，随她入土为安。

姑姑噙着泪水，慢慢打量着屋里的一切。她忽然发现，斑驳的墙壁上挂着一架纺线机。纺线机已经很久没用了，蜘蛛网把它埋在尘埃里，透过蜘蛛网，只能看到它的轮廓。她的目光亮了，仿佛看到自己的母亲正坐着，缓缓地摇着纺车，那一手摇车，一手捻线的样子，又从记忆里走出来。母亲低头看着纺车，还不忘招呼她：是妞回来了吗？锅里有饭，快吃吧！纺车吱吱呀呀地在耳边响着，像母亲的絮叨，姑姑不禁颤声喊出了口：娘……就蹲在地下，痛哭起来。姑姑的母亲去世得很突然，姑姑还没来得及回来。等知道母亲去世时，她对着家乡的方向跪拜，太多的泪水险些哭瞎了眼。不能送母亲最后一程，是她这一生最大的遗憾，更是对母亲的愧疚。

邻居家的哥和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姑姑搀扶起来。终于还是要离开了，姑姑恋恋不舍地走，那步子迟疑着，一步三回头，让人看了也觉得心酸。姑姑眼含泪水，手缓缓地挥别，就像当年出嫁时挥别母亲。母亲倚在门口的墙上，一只手挥别，一只手不时地擦一下眼泪，嘴里念叨着：妞，不哭，应该笑……娘，再见了！她那声娘一出口，惹得在场的人也流下了眼泪。

姑姑向过去告别，向老屋告别，向故乡告别。此时，老屋不语，在秋风中，仿佛又矮下来一截……

惬意的两部曲

李启胜

在煤矿，你若问矿工，每天最惬意的事是什么？也许有人会说，是开工资数票子的时候，还有的说是和老婆久别重逢时的温存。但凭我在煤矿生活和工作三十多年的观察与体验，矿工每天最惬意的两部曲，应该是泡澡和喝酒。

尤其是在井下干体力活的矿工，劳累了一个班，浑身酸痛，身子骨儿乏癯癯（方言，疲乏），似散了架。整个身体泡上个热水澡，解乏，浑身舒坦。进入水池子，烫一烫，泡一泡，也让紧绷的神经得到了松弛。在热水里泡澡的那一刻，应该是矿工一天里最惬意的时刻。

煤矿过去都有自己的锅炉房，烧的煤也是自个矿井里出的煤。煤矿的澡堂一般都是24小时全天开放，而且澡堂里还有四个大池子的热水。

记得我们矿上的澡堂，洗澡池里的热水温度控制在40℃左右。矿工都爱洗热水澡，因为长期在井下潮湿闷热的环境中工作，不少矿工多多少少患有风湿病和关节类疾病。在热水里泡个澡，有舒筋活血和消炎止痛的妙用。在矿山，矿工喜欢洗热水澡已经成了一种生活习惯。好多矿工要是休班在家几日不洗热水澡，浑身就不舒服。那些退休后，家住在矿上家属区的老矿工，天天没事就到矿上洗澡，说只有矿上的澡堂里水温度高，烫烫过瘾，外面的那些澡堂洗得不舒服。

我的师父鲁方义是名干了一辈子掘进的老矿工，退休后回到几百里外的老家。一次，他来矿上参加一个老工友儿子的婚宴。那晚吃完酒席后，我请他老人家去市里装修豪华的洗浴中心，按个摩，洗个澡，好好孝敬他老人家一下。师父在矿上的时候，拿我这个徒弟跟亲儿子一般，传授了好多为人处世的经验。他老人家说什么也不去，我以为他怕我花钱。师父摆摆手，说不是那回事，他做梦都想回到矿上的澡堂洗澡。

去了矿上的更衣室，师父高兴得跟个孩子似的，把衣服脱光，拖鞋也不穿，光着脚板，迈着小碎步朝澡堂而去。他直奔那个过去他经常洗澡的水池子，站在池子边，弯下腰，用手试试池子里的水，一脸喜悦地说水真带劲！然后他挪动发了福的身体，一屁股坐在水里，仰着身子，头枕着台阶边，水漫过他的身子，他嘴里长叹了一口气，嚷嚷着，老伙计，我又来了，真舒服，就是这感觉！然后闭着眼，一副很享受的模样。那天应该是师父在澡堂泡澡泡的时间最长的一次。

有一年，矿上新来的矿长下井检查工作后升井，他没有去客堂洗澡，而是去了职工澡堂。那天澡堂水池子里刚换水，干净得一眼能看

见水底。恰巧有几个身上黑乎乎的和涂了黑油彩般的矿工也来洗澡，他们下饺子似地进了水池子里泡了一会儿，全身打上肥皂后，用毛巾搓了几下，往水里一钻，没有几分钟的时间，一池子干净的清水秒变成了黑汤。一旁的矿长见到这一幕，觉得既不卫生也浪费洗澡水，回去后责令后勤部门制定先淋后浴的规定。也就是从这次以后，矿工升井后进澡堂洗澡必须先到淋浴冲洗掉身上煤灰，才可以到水池里洗澡。别看这一条不起眼的规定，一年下来，节约了不少用气和用水的费用，最主要的能保持水池子的水干净。

洗完澡的矿工身上轻快了，肚子又开始咕噜叫唤起来，饥饿感顿时袭来。几个刚刚一起升井洗完澡，陆陆续续在更衣室穿衣服的工友们，有的屁股靠在更衣柜上穿裤子，有的往头上套衣服，走在前一排更衣柜的那位工友说，走吧，去喝点！那位正在穿裤子的附和说，好，一会儿我回宿舍拿瓶好酒。另一个又说我去买个烧鸡，矿门口新开的那家烧鸡店做的烧鸡味道真好，去你宿舍里喝点吧！

几个人陆陆续续穿上了衣服，从澡堂里走出来，拿酒的拿酒，买菜的买菜，分工明确，不一会儿，在宿舍里一凑就是一桌子下酒菜，美滋滋地喝上了小酒。

矿工似乎天生与酒有缘，累了喝点小酒也解乏。酒劲一上来，往床上一倒，睡得也香。

喝酒也是矿工之间联络感情最有效的方法。我的师父鲁方义，他在井下当班长的时候，班里有的工友会因为工作发生点儿小摩擦，或者吵架。升井后，他都会去食堂买上几个菜弄到宿舍，叫上闹矛盾吵架的工友一起喝喝小酒。伙计们之间在一起，酒杯一端一碰，话说开了，心中的疙瘩一会儿也就解开了。

师父经常教导我说，吃饭的碗还会碰筷子，何况一群山南海北的性格不同的人，天天聚在一起吵个架不奇怪。我这个当班长的人，就需要和稀泥，弟兄们在一起，有时话赶话，平时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叫一起喝个酒，男人嘛，说开了心里自然敞亮。

记得师父退休那年，正是隆冬腊月，天飘着雪花。区里给他开欢送会，又去酒店坐了一桌，给他送行那天，师父酒喝得有点儿飘。他拉着我的手说，你是我最中意的徒弟，师父没啥好送给你的，就送你两句话，干煤矿任何困难都别往心里搁，笑一笑，十年少，每天下井干活累了，泡个澡，吃点喝点儿，舒服一秒是一秒。这才是咱们最惬意的两部曲。

诗歌港

采摘季

李明生

山风
绕过锯齿状的山峦
在枝头上
学会曲线行走
果园飘出早熟的甜雾
裹住被太阳光吻的脸
黄缀着露珠的银饰
红披着待嫁的盖头

筐里盛满沉甸甸的夕照
果农的笑声撞开秋的味道
叮叮当当
敲碎素商的寂静
用皴裂的手掌
托起了月亮
每道纹路都流淌着蜜糖
喜悦中烙上特有的印记

霞光开始栖息时
果树梢渐次低垂
香脆的苹果酝酿着光的诺言
无数被压弯的枝条突然弹起
将万千红星撒向人间
那是果农书写的情书
盖着彩色的封印
飞向世界各地

大丰收

郁郁

金黄的诺言压弯了秋季的脊背
稻浪在田畴的册页间翻滚
每一穗都是太阳与泥土签下的契约
每一粒都是雷雨、汗珠与晨昏的对话

果园的枝头垂下星群般的圆满
石榴咧嘴说出藏了一季的蜜语
苹果在光晕里沉淀出霞光
这些大地血管里涌出的糖浆
正沿着竹篮的纹路汇成河

粮仓隆起为丰饶的丰碑
谷粒从檐角溢出金黄的瀑布
麻袋列队站成土壤的勋章
场院上箩筐盛满滚圆的月光
连秋风清点盈余时都放轻脚步

豆荚在垄沟炸开清脆的惊雷
辣椒地燃起遍野喜庆的爆竹
茄子披着紫袍叩响清晨
大白菜怀抱整片白露的清涼
五色斑斓是大地缝制的盛装

此刻，请将炊烟系成庆典的绸带
让连枷与收割机同奏欢歌
所有深躬的腰背都该挺直成山峦
所有晒透的肌肤都闪亮如麦芒
看城市阳台也摆满秋日的馈赠

这是种地人用指纹拓印的史诗
每道犁沟都是写给大地的长信
当亿万颗粮食汇成农民的心跳
我们终于在谷雨与芒种之间
听见了民族最沉甸甸的回响